

朱子學的



15012

212

1

朱
子
學
的

丘
濬
編
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朱子學的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朱子學的

此據正誼堂全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原序

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。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。迄明憲宗之世。二百餘年。當其時。金谿之說未熾也。而文莊氏依倣論語二十篇。采朱子言次爲學的。以爲吾道之體要。聖學之統宗。下學上達之旨。天德王道之全。靡不兼收條貫。會歸於斯集。蓋文莊之所纂輯。卽文莊之所得力者。故蒼萃先訓。昭示來茲。或原或委。若此其深切著明也。迨金谿之學盛。姚江新會並起爭衡。羣言淆亂。莫知所宗。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。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。燭亂以剽竊之詞章。然後朱子之學。日以益晦。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。後之學者。宜其蔽與。夫欲工於射。而閉其目。雖羿蒙不能發一矢。欲入其室。而懵其途。雖回賜不能有所就。今使學者省拓於度。以從事於是編。精於思而不惑。純於氣而不亂。其知之明。極之窮神達化。而無所不通。其才之充。推之修齊治平。而無所不得。其道之行。至於化俗。其教之成。至於勸衆。則朱子之的。亦藉是以竊明。夫朱子之的。固周張二程之的。周張二程之的。固孔曾思孟之的也。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。作近思錄。爲孔曾思孟之階梯。文莊作學的。爲周張二程之階梯。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。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。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。猶善射者操弓挾矢。命中於百步之外。吾知其必有合也。是以不辭重鈹而爲之序。

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

朱序

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。次之爲學的。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。禎之子經歷燾。受而藏之。乃請於絜令郭濂。因爲之梓。藏於家。歲久漶漫。版幾盡廢。燾之曾孫諸生崇沐。以鈔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。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。旁及於采先生言。若經濟文衡者。而并鈔是集。余因得以竊觀焉。善乎。丘文莊之言先生也。曰。學以聖人爲的。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。此萬化之本原。聖神之能事。學問之極功。如射者之的。行者之家。然則由下學而上達。先生之的也。窺的在目。至的在力。中的在巧。夷以清爲的。尹以任爲的。惠以和爲的。孔以時爲的。而孟子皆目之曰聖人。先生之學。蓋以孔孟爲的者也。的在是。學在是。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。先生之所爲發矢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。先生之所爲中鵠。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吾道所爲一貫也。先生之學。不求直截。必由下學以至上達。其言近而可遵。恪而可據。株守於章句。固有所不爲。馳驟於玄虛。則有所不敢。理必折諸聖人。教必軌乎成法。博文約禮。循循先後。用力一原。收功百倍。而終之以非全放下。終難湊泊。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設率者。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。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。是猶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。不可幾矣。先生之學。未嘗顛勒一家。如楊王諸人。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庸學諸編。文莊準論語而集之。微情深意。見於跋述。其用心之勤。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。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。非知先生也。知聖人之學之的也。知先生之的則知學。知先生

之學。則知聖人。然則觀是編者。其亦有志數之思也夫。時萬歷丙午歲冬月之吉。宗後學高安朱吾弼題。

蔡序

聖人可學而至。學者以聖人爲的。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。昔孟子以巧力論智聖。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。其至爾力。其中非爾力。明中之之難也。一日又曰。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已而後發。蓋恐人情相諉於難。而教以操原作。弓挾矢之道焉。漢唐以來。鮮知此意。至宋周子始言太極。言中正仁義。是示學者以的也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在致知。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。迨朱子出。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。以卓爾爲的。以禮文爲法。以一貫爲的。以忠恕爲法。凡威儀容貌之必肅。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。讀易而得其兩言曰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謂爲學之要。無以易此。亦如射者之內志正。外體直也。謂大學之道。莫先格物。而窮理以致其知。反躬以踐其實。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。而後可以言中也。用力若此。成功若彼。朱子之學。不誠中的矣乎。數百年後。有瓊山丘文莊先生。雅撫其言。分上下卷。以擬小學。總二十篇。以擬論語。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。由事以達理。而終之以韋齋。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。猶論語之有鄉黨也。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。由理而散事。而終之以道統。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。猶論語之有堯曰也。則所謂的者。不旣彰彰較著。而所謂操原作。弓挾矢之道者。不於茲焉具乎。學者有志聖人。舍下學而別求神智。何異射百步之外。舍穀率而別求巧力。無怪乎中的之難也。願與三復夫是編。

康熙己丑春正誼堂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銳拜題

明史本傳

邱濬字仲深，瓊山人。幼孤，母李氏教之讀書。過目成誦，家貧無書，嘗走數百里借書，必得乃已。舉鄉試第一。景泰五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濬既官翰林，見聞益廣，尤熟國家典故，以經濟自負。成化元年，兩廣用兵，濬奏記大學士李賢，指陳形勢，纒纒數千言，賢善其計，聞之帝，命錄示總兵官趙輔，巡撫都御史韓雍。雍等破賊，雖不盡用其策，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。秩滿，進侍講，與修英宗實錄。進侍講學士，續通鑑綱目成，擢進士，遷國子祭酒。時經生文尚險怪，濬主南畿鄉試，分考會試，皆痛抑之。及是，課國學生，尤諄切告誡，返文體於正。尋進禮部右侍郎，掌祭酒事。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，乃博採羣書補之。孝宗嗣位，表上其書，帝稱善，資金幣，命所司刊行。特進禮部尚書，掌詹事府事。修憲宗實錄，充副總裁。弘治四年書成，加太子太保，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參預機務。尚書人內閣者，自濬始。時年七十一矣。濬以衍義補所載，皆可見之行事，請摘其要者奏聞。下內閣議行之。帝報可。明年，濬上言：「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，偏埽三垣，地五六百震，邇者彗星見天津，地震天鳴，無虛日。異鳥三鳴於禁中，春秋二百四十年，書彗孛者三，地震者五，飛禽者三。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，甚可畏也。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，念祖宗之艱難，正身清心，以立本而應務，謹好尚，不惑於異端，節財用，不至於耗國。公任使，不失於偏聽，禁私謁，明義理，慎儉德，勤政務，則承風希寵，左道亂政之徒，自不敢肆其奸。而天災弭矣。」因列時弊二十二

事。帝納之。六年。以目疾免朝參。濬在位。嘗以寬大啓上心。忠厚變士習。顧性褊隘。嘗與劉健議事不合。至投冠於地。言官建白不當意。輒面折之。與王恕不相得。至不交一言。六年。大計羣吏。恕所奏罷二千人。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。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。詔九十八人。恕爭之不得。求去。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。以失職許恕。恕疑文泰受濬指。而言者譁然。言疏稿出。濬手。恕竟坐罷。人以是大不直濬。給事中毛瑤。御史宋惠周津等。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。帝不問。踰年。加少保。八年卒。年七十六。贈太傅。謚文莊。濬廉介。所居邸第極湫隘。四十年不易。性嗜學。既老。右目失明。猶披覽不輟。議論好矯激。聞者駭愕。至修英帝實錄。有言于謙之死。當以不軌書者。濬曰。己巳之變。徵于公。社稷危矣。事久論定。誣不可不白。其持正又如此。正德中。以巡按御史言。賜祠於鄉。曰景賢。

朱子學的目錄

卷之上

下學第一

持敬第二

窮理第三

精蘊第四

須看第五

鞭策第六

進德第七

道在第八

天德第九

韋齋第十

卷之下

上達第十一

朱子學的
目錄

朱子學的目錄

- 古者第十二
此學第十三
仁禮第十四
爲治第十五
紀綱第十六
聖人第十七
前輩第十八
斯文第十九
道統第二十

朱子學的卷之上

瓊臺丘 濬仲深編輯
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

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

朱子曰。下學者事也。上達者理也。理只在事中。

朱子曰。所謂學者。始乎爲士者。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。伊川先生有言。今之學者有三。詞章之學也。訓詁之學也。儒者之學也。欲通乎道。則舍儒者之學不可。尹侍講所謂學者。所以學爲人也。學而至於聖人。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。此皆切要之言。

朱子曰。孔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又曰。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

朱子曰。聖人教人爲學。非使人綴緝語言。造作文辭。但爲科名爵祿之計。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。以至於齊家治國。可以平天下。方是正當學問。

朱子曰。學之一字。實兼致知力行而言。又曰。博學審問。慎思明辨。篤行。皆學之事。所謂學者。有所效於彼。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。以己之未知。而效夫知者。以求其知。以己之未能。而效夫能者。以求其能。

朱子曰：程夫子之言曰：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。又曰：此兩言者，如車兩輪，如鳥兩翼。體用本末，無不該備。問涵養在致知之先，曰：涵養合下在先。林擇之問：且涵養去久之，自明曰：亦須窮理。學者工夫，惟在居敬窮理二事。能窮理，則居敬工夫日益進；能居敬，則窮理工夫日益密。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，窮其所養之理；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，養其所窮之理。兩項都不相離，才見成兩處便不得。

朱子曰：既涵養，又須致知；既致知，又須力行，亦須一時並了。非謂今日涵養，明日致知，後日力行也。知與行常相須，如目無足不行，足無目不見。論先後，知爲先；論輕重，行爲重。

朱子曰：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，其閒持守堅定，涵養純熟，固已久矣。是以大學之教，特因小學已成之功，而以格物致知爲始。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，而曰必先致其知，然後敬有所施，則未知其以何爲主，而格物以致其知也。問大學首云明德，卻不曾說主敬，莫是已具於小學否？曰：然。自小學不傳，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。今人既無小學之功，卻當以敬爲本。

朱子曰：古人設教，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，必皆使之抑心下氣，以從事其閒，而不敢忽。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，而爲入德之階。今既無此矣，惟有讀書一事，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。

朱子曰：古人於小學，自能言便有教。一歲有一歲工夫，而今都蹉過了，不能更轉去做得，只據而今地頭。

便剗住立定腳跟做去。栽做後來根株。填補前日欠缺。此心此理。原無間斷虧欠。聖賢遺訓。具在方冊。若果有意。何用遲疑等待。何用華擬安排。只從今日爲始。隨處提撕。隨處收拾。隨時體究。隨事討論。論其至近至易。則卽今便可用力。論其至急至切。則卽今便當用力。

朱子曰。爲學先須立志。志既立。則學問可次第著力。立志不定。終不濟事。又論學者曰。書不記。熟讀可記。義不精。細思可精。惟有志不立。直是無著力處。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。要作貴人。而不要作好人。皆是志不立之病。孔子只十五歲時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。志字最有力。要如飢渴之於飲食。纔悠悠。便是志不立。

朱子曰。學問亦無一起直入之理。亦是銖積寸疊做將去。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。學貴時習。須是心心念念在上。又曰。無一事而不學。無一時而不學。無一處而不學。

朱子曰。聖門之教。下學上達。自平易處講究討論。積慮潛心。優游厭飫。久之漸有得焉。則日見其高深遠大。而不可窮矣。程夫子所謂善學者。求言必自近始。易於近者。非知言者也。亦謂此耳。爲學不厭卑近。愈卑近工夫愈實。而所得愈高遠。其直爲高遠者反是。學者當自博而約。自易而難。自近而遠。乃得其序。

朱子曰。道不難於求。而難於養。故程子曰。學莫先於致知。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朱子曰。人之所以爲學。心與理而已矣。心雖主乎一身。而其體之虛明。足以管乎天下之理。理雖散在萬

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。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。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

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。

朱子曰：古之學者始乎爲士，終乎聖人。知所以爲士，則知所以爲聖人矣。

朱子曰：學者學夫人事，形而下者也；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。形而上者也。學是事而通其理，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。非達天理而何？以上分十七節

持敬第二涵養須用敬

朱子曰：人之爲學，千頭萬緒，豈可無本領？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。敬字工夫，乃聖門第一義。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，便說箇敬字。孔子曰：修己以敬。此是最緊要處。敬之一字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爲小學者，不由乎此，固無以涵養本原，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，與夫六藝之教，爲大學者，不由乎此，亦無以開發聰明，進德修業，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。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，而必以是爲說焉。

朱子曰：敬者，一心之主宰，萬事之本根也。敬者，主一無適之謂。自秦以來，無人識敬字。至程子方說得親切。曰：主一之謂敬，無適之謂一。故此合而言之，童輩卿問主一無適，曰：主一只是心專一，無適只是不走作。如讀書時只讀書，著衣時只著衣，理會一事，只理會一事，了此一件，又作一件。或問敬當何訓，曰：是不得而訓也。惟畏庶幾近之。

問敬何以用功。朱子曰：只是內無妄思，外無妄動。

問下手工夫。朱子曰：只是要收斂此心，莫要走作。又云：但動容貌，整思慮，則自然生敬。只此便是下手工處。程夫子教人持敬，不過以整衣冠，齊容貌爲先。持敬之說，不必多言，但熟味整齊嚴肅、威儀儼恪、動容貌、整思慮、正衣冠、尊瞻視，此等數語，而實加功焉。則所謂直內，所謂主一，自然不費安排，而身心肅然，表裏如一矣。問九容九思。曰：卽此便是涵養本原。坐如尸，立如齊，頭容直，目容端，足容重，手容恭，口容止，氣容肅，皆敬之目也。儼然端莊，執事恭恪時，此心如何？怠惰頹靡，渙然不收時，此心如何？試於此審之，則知內外未始相離，而所謂莊整齊肅者，正所以存其心也。

問持敬。朱子曰：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，猛省提撕，使心不昧，則是做工夫底本領。本領既立，自然下學而上達矣。一念之萌，則必謹而察之，此爲天理邪？爲人欲邪？果天理也，則敬以擴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壅闕。果人欲也，則敬以克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凝滯。

朱子曰：人之心惟敬則常存，不敬則不存。身是在是，則其心在是；而無一息之離。其事在是，則其心在是，而無一念之雜。無事時敬在裏面，有事時敬在事上，有事無事，吾之敬未嘗間斷也。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，非是要好，只此是學。方其無事，而存諸中不懈者，敬也；及其應物，而酬酢不亂者，亦敬也。故曰毋不敬，儼若思。又曰：事思敬，執事敬。敬之一字，萬善根本。涵養省察，格物致知，種種工夫，皆從此出，方有據依。聖賢之學，徹頭徹尾，只是一敬字。致知者，以敬而致之也；力行者，以敬而行之也。